

汪 静 之 著：

蕙 的 風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上 海 書 店 印 行

复 印 说 明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、流派、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，以及作家传记、作品评论、文学论争集等，依原样复印，供研究者参考。

汪静之的《蕙的风》在新诗的历史上是部影响很大的诗集。朱自清、胡适、刘延陵为它写序，1922年8月亚东图书馆出版。现据初版本原本重印，供研究者参考。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蕙 的 风

汪静之著

上海书店印行

(上海福州路431号)

上海朱家角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9

1984年9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J86·1 定价 1.10 元

放
情
地

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出版

蕙的風（全）

每冊定價洋五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汪靜之

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此書有作翻印必究

朱序

約莫七八個月前，汪君靜之鈔了他的十餘首詩給我看。我從來不知道他能詩，看了那些作品，頗自驚喜贊嘆。以後他常常作詩。去年十月間，我在上海閒住。他從杭州寫信給我，說詩已編成一集，叫『蕙的風』。我很歎羨他創作底敏捷和成績底豐富！他說就將印行，教我做一篇序，就他全集底作品略略解釋。我頗樂意做這事；但怕所說的未必便能與他的意思符合哩。

靜之底詩頗有些像康白情君。他有詩歌底天才；他的詩藝術雖有工拙，但多是性靈底流露。他說自己『是一個

小孩子』；他確是二十歲的一個活潑潑的小孩子。這一句自白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。小孩子天真爛漫，少經人間世底波折，自然祇有『無關心』的熱情瀰滿在他的胸懷裏。所以他的詩多是贊頌自然，詠歌戀愛。所贊頌的又祇是清新，美麗的自然，而非神秘，偉大的自然；所詠歌的又祇是質直，單純的戀愛，而非纏綿，委曲的戀愛。這才是孩子們潔白的心聲，坦率的少年的氣度！而表現法底簡單，明瞭，少宏深，幽渺之致，也正顯出作者底本色。他不用捶鍊底工夫，所以無那精細的藝術。但若有了那精細的藝術，他還能保留孩子底心情麼？

我們現在需要最切的，自然是血與淚底文學，不是美與愛底文學；是呼籲與詛咒底文學，不是贊頌與詠歌底文學。

可是從原則上立論，前者固有與後者並存底價值。因為人生要求血與淚，也要求美與愛，要求呼籲與詛咒，也要求贊嘆與詠歌：二者原不能偏廢。但在現勢下，前者被需要底比例大些，所以我們便迫切感着，認為『先務之急』了。雖是『先務之急』，卻非『只此一家』，所以後一種的文學也正有自由發展底餘地。這或足為靜之以美與愛為中心意義的詩，向現在的文壇稍稍辨解了。況文人創作，固受時代和周圍底影響，他的年齡也不免為一個重要關係。靜之是個孩子，美與愛是他生活底核心；贊頌與詠歎，在他正是極自然而適當的事。他似乎不曾經歷着那些應該呼籲與詛咒的情景，所以寫不出血與淚底作品。若教他勉強效顰，結果必是虛浮與矯飾；在我們是無所得。在他却已有所失，

序 衆

那又何取呢！所以我們當客觀地容許，領解靜之底詩，這
他們本來的價值；不可但憑成見，論定是非：這樣，就不辜
負他的一番心力了。

朱自清。揚州，南門，禾稼巷。

——二二，二，一。——

胡序

我的少年朋友汪靜之把他的詩集『蕙的風』寄來給我，後來他隨時做的詩，也都陸續寄來。他的集子在我家裏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；這一年之中，我覺得他的詩的進步着實可驚。他在一九二一，二，三，做的雪花——棉花，有這樣的句子：

你還以為我孩子瞎說嗎？

你不信到門前去摸摸看，

那不是棉花？

那不是棉花是什麼？

媽，你說這是雪花，

我說這是頂好的棉花，

比我前天望見棉花鋪子裏的還好的多多。

.....

這確是狠幼稚的。但他在一年之後——一九二二，一，一八——
做的小詩，如，

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謫，

一步一回頭地瞞我意中人，

我怎樣欣慰而胆寒呵。

這就是很成熟的好詩了。

我讀靜之的詩，常常有一個感想：我覺得他的詩在解放
一方面比我們做過舊詩的人更澈底的多。當我們在五六年

前提倡做新詩時，我們的『新詩』實在還不曾做到『解放』兩個字，遠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長套，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。我們雖然認清了方向，努力朝着『解放』做去，然而當日加入白話詩的嘗試的人，大都是對於舊詩詞用過一番工夫的人，一時不容易打破舊詩詞的鐐銬枷鎖。故民國六七八年的『新詩』，大部分只是一些古樂府式的白話詩，一些擊壤集式的白話詩，一些詞式和曲式的白話詩，——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詩。但不久就有許多少年的『生力軍』起來了。少年的新詩人之中，康白情 俞平伯起來最早；他們受的舊詩的影響，還不算很深，（白花草兒附的舊詩，很少好的，）所以他們的解放也比較更容易。自由（無韻）詩的提倡，白情平伯的功勞都不小。但舊詩詞的鬼影仍舊時時出

胡 序

現在許多『半路出家』的新詩人的詩歌裏。

平伯的小規，

便是一例：

雲皎潔，我底衣，

霞爛漫，我底裙裾，

終古去敖翔，

隨着蒼蒼的大氣；

爲什麼要低頭呢？

哀哀我們底無儔侶。

去低頭！低頭看——看下方；

看下方啊，吾心震蕩；

看下方啊，

撕碎身荷菱底芳香。

這詩的音調，字面，境界，全是舊式詩詞的影響。直到最近一兩年內，又有一班少年詩人出來；他們受的舊詩詞的影響更薄弱了，故他們的解放也更澈底。靜之就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個。他的詩有時未免有些稚氣，然而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；他的詩有時未免太露，然而太露究竟遠勝於晦澀。況且稚氣總是充滿着一種新鮮風味，往往有我們自命『老氣』的人萬想不到的新鮮風味。如靜之的月夜的末章：

我那次關不住了，

就寫封愛的結晶的信給伊。

但我不敢寄去，

怕被外人看見了；

不過由我底左眼寄給右眼看，
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。……

這是稚氣裏獨有的新鮮風味，我們『老』一輩的人只好望着

欣羨了。我再舉一個例：

浪兒張開他底手腕，

一疊一疊滾滾地擁擠着，

摟着砂兒怪親密地吻着。

剛剛吻了一下，

却被風推他回去了。

他不忍去而去，

似乎怒吼起來了。

呀，他又剛愎地勢洶洶地趕來了！

他抱着那靠近砂邊的小石塔，
更親密地用力接吻了。

他爬上那小石塔了。

雪花似的浪花碎了，——噴散着。

笑了，他快樂的大聲笑了。

但是風又把他推回去了。

海浪呀，

你歇歇罷！

你已經留給伊了——

你底愛的痕跡統統留給伊了。

你如此永續地忙着，

也不覺得倦嗎？（海濱）

這裏確有稚氣，然而可愛呵，稚氣的新鮮風味！

至於『太露』的話，也不能一概而論。詩固有淺深，到也不全在露與不露。李商隱一派的詩，吳文英一派的詞，可謂深藏不露了，然而究竟遮不住他們的淺薄。三百篇裏：

取彼鵲人，

投畀豺虎；

豺虎不食，

投畀有北；

有北不受，

投畀有昊！

這是狠露的了，然而不害其爲一種深切的感情的表現。

如

果真有深厚的內容，就是直截流露的寫出，也正不妨。古人說的『含蓄』，並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，乃是能透過一層，反覺得直說直叙不能達出詩人的本意，故不能不脫略枝節，超過細目，抓住了一個要害之點，另求一個『深入而淺出』的方法。故論詩的深度，有三個階級：淺入而淺出者爲下，深入而深出者勝之，深入而淺出者爲上。靜之的詩，這三個境界都曾經過。如前年做的怎敢愛伊：

我本很愛伊，——

十二分愛伊。

我心裏雖愛伊，

面上却不敢愛伊。

我倘若愛了伊，